



憩桥村

古朴的憩桥

古桥静立千年， 清波映照人家

□董鸿杰

在宁波，有这样一个古村，虽然历史非常悠久，但很多人却未曾听闻。它，就是憩桥村。

憩桥村，原为慈溪县憩桥镇，新中国成立后划入镇海区，现属于镇海区，是宁波历史文化名村之一。漫步村中，古桥流水人家，石栏白壁青瓦，还有错落有致的马头墙，转角可见绚烂的花，仿佛时光的脚步，已在这里停下。

A

村中有一条笔直的河流。河上架着“北一桥”“爱菱桥”等桥梁，其中最著名的，就是“憩桥”。

憩桥是整个村落的中心。这座桥不长，算上两岸的连接也不过10米，但桥体一人高的基石格外粗壮，古朴之中带着岁月的沧桑。相传，明代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在巡视海防时，曾途经此桥，并在附近的凉亭里休憩，“憩桥”“憩亭”由此得名。

憩桥桥墩的两侧，有一副对联：“路亘南北徙龙虎，水跨东西贯慈镇。”似乎在提醒我们这座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。当年，憩桥是连接慈溪和镇海重要的交通枢纽，而以憩桥为中心的集市是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。



“憩安救火会”旧址

在憩桥边看到一棵高大的梅树。树干粗壮扭曲，枝条形态各异，有的如蛟龙腾空，有的如苍鹰展翅，带着一种古韵和雅致，一看就有很多年的历史。

梅树原产我国西南山区。西汉以后，向全国各地移植，而到了宋朝，梅花被尊为“花王”，并且与竹、喜鹊等元素结合，形成了许多吉祥的寓意，如“雀梅争春”“喜上眉梢”。

憩桥村，据说就始建于宋代，那么这棵梅树是不是和这古桥一样，在这里静立千年了呢？又或者它是从哪里移植过来的？

一棵树，从一个地方移植到另一个地方，它能不能活下来，很重要的一条，是看它的根带走了多少故乡的泥土。这是一棵树对故乡的依恋。一个背井离乡的人也是一样。他的故土，是童年时听到的乡音，是母亲的一声声叮咛，是一座梦中的桥，是一棵水边的树。带上了这些，就有了念想，就有了活着的勇气和毅力，就能在新的地方开枝散叶，开疆拓土。

B

这棵梅树的主人，应该姓贝。憩桥村有贝氏宗祠。祠堂的柱联是：“簪纓世代追先代，节钺家声振后人。”可见贝氏一族门第显赫，人才辈出。比如贝锦泉和贝珊泉。

贝锦泉，年轻时在外轮上做水手，掌握了轮船的机器性能和精湛的航海技术，后来担任中国第一艘轮船“宝顺”号的掌舵人。1866年，左宗棠主持洋务运动，购买了外轮“华福宝”号，聘请贝锦泉做管带，也就是舰长。贝珊泉是贝锦泉的弟弟，他跟着兄长从军，后来担任了“超武”号兵舰的管带。

贝家兄弟的旧居，在贝氏宗祠的边上。院门上的牌匾“将军第”，是左宗棠亲笔题写的。旧居中有一棵近200年的桂花树。光绪初年，左宗棠曾到贝家做客，住在桂花树旁的桂花厅，还留下一副对联：“何可一日无此轩，万事需退一步厢。”前句出自晋代名士王之猷的“不可一日无此君”，后句套用俗语“万事退作一步想”，写出了交友之道和为人处世的道理。

将军第，距离憩桥约五十米，站在门前，可见桥边的梅树，桥下的流水。流水潺潺，像极了我家老家的塘河。小时候，塘河边，总有人在放纸船。尖尖的船头，微微翘起的船尾，两端各有一张小小的篷盖。

当年的贝氏兄弟，应该也放过纸船吧。他们来到河边，把纸船小心放进水中。在欢呼声中，那纸船嗖嗖地冲向远方，船尾涌动着白色的浪花。浪花奔涌，引领着他们从故乡出发，走向大河大江，走向大海大洋，走向保家卫国的战场。

史书有记：1885年，中法战争镇海口之役，贝锦泉功绩卓著，受朝廷嘉奖。其弟贝珊泉同样有功，被提拔为水师总兵、候补副将。

贝氏的另一位名人，是著名的科学家贝时璋院士。1903年，他出生在憩桥村。12年后，离开故乡外出求学。资料显示，贝老在1948年曾回过憩桥村，当时是他父亲去世，前来奔丧。此后，贝老再也没有回来过。但是，无论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，贝老的乡音始终未改。每次见到宁波老乡，或者看到宁波特产，他总是特别高兴。

贝老也曾经是个背井离乡的人。他在德国留学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起家乡呢？一定是有的。那思乡的时候，他会做些什么？也许，他会唱上几声家乡的甬剧。一边唱，一边打着拍子，于是熟悉的旋律，化成了轻舟，将他带回遥远的憩桥。又或者，他也会对自己的孩子讲田螺姑娘的故事。讲着讲着，他想到了母亲微笑的模样。还有童年的某个玩伴，脸上泛起浅浅的酒窝。



贝氏宗祠外景

C

河面上也泛起了酒窝。那是谁家的小孩在打水漂吧。

小时候，我也会在塘河边打水漂。水漂消失了，就在岸边看流水。流水清澈，影子飘摇。影子下是天空，天空里有鱼儿在游荡。鱼尾摆动的时候，人的影子被蓝色的天空紧紧拥抱。

天空里还有一幢青砖垒砌的老房子。门庭上端有“救火会”的标志，雕刻着斧头、榔头、警钟和穗花。下方砖墙方框内雕刻着“憩安救火会”五个大字。

救火会，也称“水龙会”“水龙局”“义龙”，是以前民间自发的消防组织。一般都设在交通便利的河岸旁，出警的时候，“能走水路走水路，能走旱路走旱路”，总之要第一时间赶到火场。

据村里的老人回忆，当年憩桥村救火会的设施很先进，灭火器都是从美国进口的，宁波人叫“咯咯龙”，出水可快了。那救火会维持了多少年呢。起码有好几十年啊。60年前，邻村遇大火，我们都拉着水龙去灭过火呢。

在老人骄傲的话音里，我听到咕咚一声，不知是谁把一粒石子踢进了水里，水面上波光粼粼。在波光中，我好像看到了一群人。敲警锣的人、接水泵的人、拉皮带的人、扛水枪的人、推木桶的人，他们戴着救火头盔，穿着救火衣裤，肩上背着梯子、绳索和垫板，手里举着救火灯、救火锤和救火斧，向着熊熊的火光勇敢奔赴。义无反顾。

火灭了，他们凯旋。这时候，夜渐渐也深了。夜色中，我看见水边的房子里，一层一层都亮着灯。灯光落进了水里，水里的灯，也是一层一层的。不一会，一盏灯灭了，接着是两盏、三盏。我知道，当最后一盏灯熄灭的时候，潺潺的流水，千年的古桥，还有那些淳朴的村民，都将安静地进入梦乡。梦中，有甜蜜的记忆在飞翔。